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九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賀詰

性理羣書句解十九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文

文者達其辭以告於神明者也

邵州遷學釋菜祝文

此篇述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

邵學非其地所宜議遷

濂溪先生

惟夫子 惟孔夫子 道德高厚 道高如天德厚如地 教化無窮 著書立言萬世所法

其教化不窮正如四時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能參天地而配四時上自
國都上而帝都下及州縣下至郡邑通立廟貌皆立廟於學宮而樹立貌像州
守縣令郡守縣令春秋釋奠春秋各用上丁日行奠祭之禮雖天子之尊雖以
萬乘之貴入廟肅躬行禮亦入廟庭致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且敬
重之禮與天地同儒衣冠儒其衣冠學道業者學道學之學列室於廟中
列其齋舍環集廟中朝夕目瞻睟容自朝至夕仰瞻夫子溫粹之容心慕至德景慕
夫子至聖之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幾於顏回者雖有其人得其位有其
祿位施其道推行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其德澤施於百姓者代不乏人然

夫子之宮可忽歟但夫子之廟置非其地其可忽而不治耶而邵置於惡地邵州之學置非其地掩於牙門閉於牙門左獄右庚左為獄囚右畫倉庚穢喧歷年穢汚喧雜幾年於茲惇頤周子名也攝守州符權守是州嘗拜堂下曾拜謁於堂下惕汗流背觀其非所惕然恐懼汗流浹背起而議遷畏謀遷徙得地東南得其基於東南陽明之方高明協卜其地高明卜云其吉用舊增新用其舊制增而新之不日成就歲月未久旋已落成彩章冕服彩色章施旒冕袞服儼坐有序儼然巍坐秩秩有序諸生既集生徒皆聚率僚皆成帥僚屬之官告廟貌之成謹以禮幣藻蘋敬以奠幣之禮蘋藻之薦式陳明薦用其以祭以兖國公顏子等

配以顏子及曾子子思孟子侑食尚饗

祭朱光庭二程門人文此篇言及門之士固多惟光庭信道篤而力於行

伊川先生

嗚呼嗟嘆道既不明此道既不明於天下世罕信者一世之人少有信者不信則不求惟其不信此道所以不求不求則何得既不知求則何所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久不明於天下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自我兄弟二人倡鳴學道之始衆方驚異衆人方且驚怪以為異君時甚少光庭於此時年又最少獨信不疑獨能信此道而無所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若非英豪卓立

之人能如是乎其能若是哉篤學力行銳意於學勉力而行至於沒齒以至於老志不渝於金石立志堅決雖金石之堅不是過行可質於神明履行嚴謹雖天地神明可以質之在家在邦或在於家或在乎國臨民臨事親民涖事造次動靜頃刻之間動靜之際一由至誠一本真誠上論古人上而求之古人之中豈易其比又誰可以比之蹇蹇王臣之節入為給事鯁鯁節概凜凜循吏之風出為太守凜凜循良著見事為散見事業之間皆可紀述無非可紀可述之事謂當施於時謂宜施於當時必得其壽必將得其壽考天胡難忱上天胡不可信遽止於此而君之壽乃止於此嗚呼哀哉嗟哉可哀也已不幸七八年間

不幸七八載之中同志共學之人同志於道相與共學者相繼而逝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皆相繼淪沒今君復往今汝又逝使予踽踽於世使吾有威儀無所施於時踽驅雨切憂道學之寡助慮道學之無其助則予之哭君則我之哭子豈特交朋而已不特是交友之情悼講道之無人也卭山之陽光庭所葬之地卭音芒歸祔先宅歸祔葬於祖先之所居思平生之深契思維平生之深相契痛音容之遠隔痛念音容之不可復見陳薄奠以將忱陳薄祭以將此誠意庶英靈兮來格庶幾可以冀英魂之來至

祭劉質夫二程門人文此篇述其兄弟繼孟氏之絕學及門如劉質夫信道之篤為難

得而數止於此

伊川先生

嗚呼（嘆辭）聖學不傳久矣（聖人之學不得其傳已久）吾生百世之後（我生於百世之下）志將明斯道（其志將欲闡明是道）興斯學於既絶（興起此學於道統已絶之餘）力小任重（力量之小所任之重）而不懼其難者（而不憂其難）亦有冀矣（亦有所冀望也）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以言誠能使人知此道者博）則用力者衆（則用功於此道者亦多）何難之不易也（若是則雖難而實易）遊吾門者衆矣（及我之門者亦多）而信之篤（而信此道之篤）得之多（得此道之深）行之果（行此道之確）守之固（守此道之堅）若子者幾希（如質夫者甚少）

方賴子致力以相輔方資汝盡力以輔道而不幸遽亡而不幸即死使吾悲傳學之難使我哀道學之傳為難則所以惜子者則所以悼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何特相從朋友之情而已茲焉歸葬令焉返葬不克臨穴不能親臨墓所姑因薄奠且因薄祭以叙其哀以述其哀情

祭延平李先生文公之師文此篇言二程之道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先生而文公實受先生之傳

文公先生

道喪千載自孟子沒是道無人繼其傳已千餘年兩程勃興明道伊川上繼孟子不傳之道統有的其緒的傳之緒龜山是承龜山楊中立號也實傳其道龜山之

南楊龜山南劍人也既歸南劍道則與俱程先生有吾道南矣之嘆所以道與俱往也有覺其徒龜山以所傳之道開悟其徒弟望門以趨人皆望其門而趨之惟時豫章當是之時有豫章先生羅仲素者傳得其宗傳授是道之宗派一簞一瓢一簞食一瓢飲凜然高風雖貧自守凜凜清高猗歟先生美哉延平早自得師早年得親豫章而師焉身世兩忘身與世俱忘唯道是資唯以道自任精義造約精於義理所造者約窮深極微窮其深與極其微妙凍解氷釋脫然頓悟猶凍之解猶氷之釋發於天機發於天性乾端坤倪天地之本初鬼秘神彰鬼神之幽顯風霆之變風雷之變化日月之光日月之光明爰暨山川及於山川草

木昆蟲（動植微物）人倫之正（五倫各得其正）王道之中（王道之適乎中）一以貫之（一理貫通其間）其外無餘（此外更無餘者）縷析毫差（絲縷之析毫釐之差）其分則殊（其分各異）體用混員（體用兼該）隱顯昭融（顯幽明照）萬變並酬（應酬萬事之變）浮雲太空（所過者化猶浮雲之於太空）仁孝友弟（仁愛孝順友弟敬長）灑落誠明（襟懷灑落由誠而明）清通和樂（清明通徹和順樂易）展也大成（誠然集是道之大成）婆娑丘林（幽棲山林）世莫我知（世人無有知我者）優哉游哉（優游自得）卒歲以嬉（終歲以遊）迨其季年（及其季年）德盛道尊（盛德之至有道之尊）有來摳衣（或有來者摳趨其旁）發其蔽昏（啓發其蒙昧昏闇之性）侯伯聞

風守帥聞其爲風擁篲以迎掃門爭迎篲音遂大本大經是道大本大經之所在是度是程以此爲程度則法稅駕云初卜車之始講議有端講明議論皆有端緒疾病乘之疾病相乘醫窮技殫醫不能治術止於此嗚呼先生嗟哉延平而止於斯數止如此命之不融降年不永誰實尸之誰其主之合散屈伸氣合而伸則生氣散而屈則死消息滿虛既消必息既盈則虛廓然大公洞然大公之道與化爲徒大與造化爲徒古今一息古今雖異一瞬息爾曷計短長短之與長初不必計物我一身物我雖殊皆具一身孰爲窮通窮通又何必論嗟惟聖學獨有聖人之學不絕如綫其不絕者僅一綫耳先生得之延平得此既厚以

全（既深厚而全備）進未獲施（進未及施之於時）退未及傳（退又未及傳之於人）殉身以歿（以道殉身而歿殉從也殉音徇）孰云非天（豈非天耶）熹也小生（某乃一小學生）丱角趨拜（總角時即進拜先生之門）共惟先君（惟我父韋齋）實共源派（實與先生共其宗派）誾誾侃侃（誾誾和悅貌侃侃溫和淳厚貌）歛衽推先（歛襟推敬先生為先覺）冰壺秋月（冰壺之清秋月之明）謂公則然（常言先生如此）施及後人（施我後嗣施音易）敢渝斯志（敢違越先生之志）從遊十年（從先生遊凡十年）誘掖諄至（訓誘諄篤極至）春山朝榮（春朝山木之榮美）秋堂夜空（秋夜一堂之空寂）即事即理（即其事即其理）無幽不窮（無幽微而不窮）相期日深（相期望日）

益深見勵彌切見於勉勵者尤深且切蹇步方休蹇難之足方得休息鞭繩已掣鞭韁已掣而他之安車暑行先生安車於暑而行過我衡門過我衡茅之下返旆相遭歸途相遇涼秋已分已中秋矣熹於此時某於是時適有命召適有君命之召問所宜言問先生以當今所宜言者反覆教詔先生反覆其語不憚其煩最後有言最末有言吾子勉之汝其勉力凡茲衆理凡理義之衆子所自知皆我所自知奉以周旋奉此道以周旋幸不失墜幸無廢失傾墜歸寢朝嚴歸寢晨發而整嚴訃音夕至訃音夕馳而忽至失聲長號失聲長哭淚落懸泉涕淚之落如泉之垂何意斯言豈知相見之一言而訣終天而為終生

之永別病不舉扶先生病時不能舉手扶持沒不飯含先生既沒徒至於口不含飯奔赴後人奔走赴喪又落人後死有餘憾先生之死則有餘愧儀刑永隔典刑隔遠而不可親炙卒業無期願終受業今無其時墜緒茫茫已墜之緒茫茫何求孰知我悲誰知我之悲哀伏哭柩前伏地號哭於柩之前奉奠以贄奉薄祭以為禮不亡者存先生雖亡有不亡之理存鑒此誠意其將歆我實意

謁道州三先生祠文此篇言道體之傳本於羲農至孔孟而大明而周程又續孔孟不傳之學

文公先生

於皇道體大哉是道之本體沕穆無窮深遠無有紀極沕音勿羲農既遠

伏羲神農相去已遠孔孟為宗孔子孟子實為可法秦漢以還秦漢以來名崇實否雖有尊道之名而無尊道之實文字所傳見之文字之間糟粕而已亦只糟粕之粗而已大賢起之有大賢興起於道統不傳之餘千載一逢千年一遇二程之緒明道伊川二程子之統緒自我周公實自濂溪啓其傳清瀟之源清瀟道州之地名也有嚴貌象儼然三賢廟貌神象欲覿無因欲瞻仰而無由徒有悵望徒自悵然懷望吏以毀告官吏以祠宇之毀壞來告閔然於衷惻然於懷出金少府出金於府往佐其功往助其功役爰俾諸生於是遣諸生徒敬陳一酹敬奠一觴酹未音先生臨之先生其臨此祀有赫無昧赫然來歆無昧於此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此篇述夫子集是道之大成顏曾思孟得其傳而本朝六君子又能繼絶學所宜配食

文公先生

恭惟道統敬此道統之傳遠自羲軒其來遠自羲黃軒轅氏黃帝姓也集厥大成集是道之大成允屬元聖信屬我夫子之大聖述古垂訓述往古垂明教萬世作程可為萬世之法程三千其徒一時徒弟凡三千人化若時雨沐夫子之教如時雨之著物維顏曾氏惟有顏子曾子傳得其宗所傳得其宗派逮思及輿思子思與孟子字也及子思孟子益以光大是道愈極光大自時厥後自是而後口耳失真俗儒泥於口耳之學而是道寖失其真千有餘年自孟子而下千餘年間乃

曰有繼道統湮墜日久於此而有人繼其傳周程授受乃生周濂溪發明道學授之二程二程受其傳萬理一原親傳太極會萬理於一原曰邵曰張繼有邵康節張橫渠爰及司温於是又有司馬温公學雖殊轍所學雖異其塗轍道則同歸於道則同歸俾我後人使我後學之人如夜復旦明是理於久晦猶既夜而旦氣發熹以凡陋某以凡平庸陋之質少蒙義方少得韋齋義方之訓中靡常師中間亦靡有定師晚逢有道最後方逢有道之君子載鑽載仰鑽之益堅仰之益高雖未有聞雖若未有所聞賴天之靈賴上天之靈幸無失墜幸然無有失墜逮茲退老及今退而歸老田里同好鼎來同志於學之人于然而至落此一丘落成此一區羣

居伊始羣來居之實自兹始探原推本尋其原究其本敢昧厥初其敢昧其初乎

奠以告虔薄脩奠禮以致虔恭尚其昭格尚冀其顯臨陟降庭止一升一降

惠我光明錫我以光明之道傳之方來以傳來世永永無數永久正直無私

而無厭斁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九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行實

行實者所以述先賢行己之實行也

濂溪先生行錄

此篇歷述先生道德性命之蘊文學政事之善

文公先生

先生姓周氏先生周其姓名敦實敦實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也避厚

陵藩邸名厚陵哲宗舊諱宗實先生以此引避改敦頤遂改今名世居道州營道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父諱輔成嘗為賀州桂嶺令曾宰賀州桂嶺縣贈諫議大夫以先生奏贈是官母鄭氏母姓鄭封仙居縣太君亦以先生奏封為太君先生少孤少而無父養外家寄養外氏之家景祐中國朝景祐年間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以外舅龍學鄭向之奏補官試將作監主簿初任是官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繼任簿職先生博學力行先生學問該博而篤於行遇事剛果處事剛斷而果決有古人風綽有古者之餘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其政事精明周密嚴肅仁恕務盡道理皆務合於道理

縣有獄縣有傳囚久不決久而未有分剖先生至自先生來一訊立辨一加訊問立辨曲直衆口交稱之與論並予之部使者薦其才監司以其政才薦於朝為南安軍司理遂授是官獄有囚獄有罪囚法不當死於法不當置之死轉運使王逵王姓逵名欲深治之欲深置於法逵苛刻逵政酷虐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官吏無敢議其是非先生獨與之辨先生獨辨其人之不當死不聽逵不聽其言則置手板歸則棄其笏取告身委之而去取其出身告敕委置於官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謂如是更可出仕乎殺人以媚人置人於死而求媚於長官吾不為也吾斷不為之逵感悟逵感其言語因得不

死罪因由此得生且賢先生薦之且賢先生之見薦之於朝移郴州桂陽令遷為桂邑宰皆有治績並著政聲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又以人奏薦改為隸寺丞知洪州南昌縣為隆興屬邑宰南昌人見先生來邑民見其來喜曰皆樂而相告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此乃能辨分寧縣獄事之人於是吏相告語既而吏相與言勿違教命無違其教化命令而以汚善政為恥也深以汚濁其德政為羞改太子中舍人充東宮官簽書合州判官事為合州簽判轉殿中丞就任轉為臺官一郡之事一州之事不經先生手不經先生之手吏不敢決官吏不敢自決民不肯從人亦不服從趙清獻公為

使者趙姓抃名清獻謚也時為使者小人或譏先生小人或毀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趙抃待之極嚴而先生處之超然也先生不以為意卓然所守轉國子博士尋除學官通判虔州為虔州通守趙公來為守趙抃適守是州熟視先生所為備見先生為政執其手曰握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今日乃知其為人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又權郎官通判永州復任永州倅權發遣邵州事遂知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邵州之學左獄右庚先生遷之教養生徒熙寧元年熙寧年間用趙公及吕公正獻公薦以三公之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遂除運判先生謝吕公啓云在薄官有四方之遊於髙賢無一

日之雅 三年熙寧三年 轉虞部郎中遂遷正郎 提點刑獄復任本州提刑 先

生不憚出入之勞不畏跋涉之艱 瘴毒之侵雖是瘴疫之氣方盛 雖荒崖

絕島至於荒僻山谷之地 人跡所不至處無人行處 亦必緩視徐按亦必

按轡徐行問民疾苦 務以洗寃澤物為己任專以洗滌寃抑澤潤生民自任 設施

措置施為舉措 未及盡其所為未能究其萬一 而先生病矣而以疾行 因

請南康軍以歸遂得南康守而歸 趙公再尹成都趙抃又為成都府尹 復

奏起先生復上奏乞起先生 朝命及門君命至其門 而先生卒矣先生

已死 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所死之年也 年五十有七壽止五十七歲

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所葬之地名也）娶陸氏（妻姓陸）封縉雲縣君（封縣君）再娶蒲氏（繼妻姓蒲）封德清縣君（封縣君）子壽燾（二子名也）皆太廟齋郎（皆為是官）先生所著書（其著述）有太極圖（作圖垂訓）易説（周易説）易通數十篇（即通書也）詩十卷藏於家（詩集等藏於家）先生在南安時（官南安軍時）年甚少（年最小）不為守所知（不為郡守見知）洛人程公珦（程姓珦名洛邑人也）攝通守事（權通判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觀其顏貌非尋常人）與語（與之談論）知其為學知道也（則知其為力學有道之君子）因與為友（遂為交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顥明道名頤伊川名道之

從學及為郎及為正郎故事當舉代舊典當舉人自代每一遷授一每選遷扶輒一薦之即薦先生程公二子程珦之二子皆唱鳴正道終至皆以道學鳴世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以續孔子孟子千年無傳之道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世稱為二程先生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其肇端於濂溪也在郴時官郴州時其守李公初平郴守李姓名初平知先生賢知其有道不以屬吏遇之不以僚屬之官待之既薦諸朝既薦之於上又周其乏困又賙其不及嘗聞先生論學曾聞其講論為學之道嘆曰嗟嘆云吾欲讀書如何我尚欲讀書不知可否先生曰答云公老矣公年已老無及也

學之無及 敦實請得為公言之 某請為公論其所以 初平逐日聽先生語 李初平日日聽其談論 蓋二年而有得 如此者二年恍然有得於已 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 王安石封荆公為江東提刑 時已號為通儒一時稱為通達之儒 先生遇之 先生待之 與語連日夜 與之語連日至夜 荆公退而精思 荆公既退熟思其語 至忘寢食 至於不寐不食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 自少年崇信古道以好為義事 以名節自砥礪 以名節自勉 其奉已甚約 其自奉養甚薄 俸禄盡以周宗族 所得官俸並以與房族 奉賓友 賓接賓客朋友 在南昌時 為南昌宰時 得疾暴卒 得病倏然而死 更一日夜始甦 經一日一夜方

醒

或視其家或人觀其家止一敝篋只有一破敝之篋錢不滿百其錢不滿一百

李初平卒李守已死子幼不克葬其子尚幼不能辦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乃扶護其喪歸以葬之分司而歸為南京分司歸妻子饘粥不給其妻與子食亦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處之泰然不以介意

廬山之麓有溪焉廬山之林其下有溪築書堂其上創書齋於其上名之曰濂溪以濂溪名

固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潘姓延之名清逸居士其號也因與之語可仕可止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古人無所必仕止非古人所能必束髮為學自總髮時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欲有所展布可以流澤於斯民者

必不得已（尚不可為然後不得已）止未晚也（止不為遲）此濂溪者（此濂溪之書堂）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他日與汝相與從游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吟咏古先聖王之道）此其出處之本意也（此乃我仕止之初心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豫章郡黃姓庭堅名稱之云）茂叔人品甚高（先生為人資格甚高）胷中洒落（心懷脫洒）如光風霽月（如光風之清淑霽月之明朗）好讀書（喜誦書）雅意林壑（意在山林丘壑之間）不卑小官（不以小官為恥）職思其憂（每思不稱其職為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議法每欲與百姓平其獄訟）得情而不喜（既得其實則哀矜而不喜）其為使者（其出為監司）進退官吏（升黜眾官）得

罪者自以不寃為其勸者自以為不寃枉濂溪之名濂溪之得名雖不足以對其美雖然未足稱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但其不務於求名而樂於求志而樂求我心之所得薄於徼福薄於求福澤而厚於得民而重在得百姓之心非於奉身薄於一己之奉而燕及惸嫠而飲宴及於憂苦孤寡之人惸音勤嫠音犁陋於希世拙於希求一世之尊顯者而尚友千古而心契上古之聖賢聞茂叔之風聞其風者猶足以律貪尚可以懲其貪饕之習則此溪之水濂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與其名同流於千古所得多矣所得不其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有識見者必能審於斯言○此係雜取潘延之蒲宗孟黄庭堅所撰

墓碑詩序脩纂及以程氏文集遺書呂氏童蒙訓等書參定見伊洛淵源

明道先生行狀

此篇歷述先生家世行業之盛歷官行事之美

伊川先生

先生姓程氏先生程其姓諱顥顥其名字伯淳伯淳字也父珦父名見任太中大夫致仕官任太中請老母壽安縣君侯氏母姓侯封縣君曾祖而下葬河南自曾祖以下皆葬於河南今為河南人今居於河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先生始生精神氣貌俊秀清爽異於常兒與凡子不同未能言未能言語叔祖母任氏太君姓任氏封太君抱之行抱先生行不覺釵墜墜落其釵不知後數日方求之已數日方知尋先生以手指示先生能以

手指其所果得敘果得尋數歲誦書強記過人稍長讀書博記逾越凡人十歲能為詩賦及十歲則自能為詩賦十二三時十二三歲羣居庠序與衆居學如老成人不為後生體態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侍郎姓彭名思永妻以女見而異之妻之以女踰冠二十歲餘中進士第登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受主簿鄠音戶令以其年少未知之邑宰以其年少未深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邑民有借其兄屋舍居處發地中藏錢間地中得所藏錢兄之子訴曰兄之子訴於官父所藏也以為此錢乃父所藏令曰宰曰此無證佐無所證驗先生曰易辨先生獨以為易辨別問兄之子曰問其兄之子云

爾父藏錢幾時汝之父所藏錢今幾何時曰四十年言已四十餘年彼借宅居幾時彼人借汝屋居已幾時曰二十年矣云方得二十年即遣吏取錢視之遣公吏取其錢來觀謂借宅者曰與借人居者言今官所鑄錢今官司鑄錢不五六年五六年間即遍天下即天下皆有之此錢皆爾未藏前所鑄何也此錢皆是汝未藏之前所鑄其人遂服借居者遂服南山僧舍南山僧寺中有石佛有石刻之佛歲傳其首放光常傳佛頭有毫光男女聚觀男女羣聚而看晝夜雜處日夜混居無別為政者畏其神官於其土憚其神異莫敢禁止無有能止之者先生與僧曰先生請問其僧云石佛現光

有諸石佛能現毫光果然曰然僧云如此曰俟復現候其復現光當取其首觀之當取其頭來看自是不復有光自此遂無光矣所在治役所在治工役人不勞而事集人不見其勞事無不辦再朞以避親罷逾年以避遠親嫌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再任主簿田稅不均田之稅不均平皆近府美田皆由近府膏腴之田為富貴家厚價薄其稅而買之並為富貴之家高價輕産以得之小民苟一時之利小民但知一時苟於得利久則不勝其弊既久寖虧公賦先生為令畫法先生為長官具法為去聲民不知擾民不見其為擾而一邑大均一縣稅法大均平會令罷去宰以事罷先生權邑

事先生攝知縣事上元劇邑上元乃煩劇之縣詞訟日不下二百民之訴訟日常一二百狀先生處之有方先生區處有其道不閲月不踰月民訟遂簡民訟遂少江南稻田江南禾田賴陂塘以溉藉陂水以灌溉盛夏堤決夏月堤潰決非千夫不可塞非千衆之力不可塞法當言於府漕法言之府又言之漕然後調役而後興工非月餘不能則又月有餘日先生曰先生云如是苗槁矣如此則苗已枯槁遂發民塞之自發工力築之歲大熟是年大稔先生常曰常言一命之士苟有一官苟存心於愛物能以仁物為心於人必有所濟必能濟人仁宗登遐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

日遺詔百官服君喪三日而除府尹羣官將釋服守與僚屬將從吉服先生進曰先生言三日除服服三日而除遺詔不敢違也君之遺命不敢違矣一府相視一府之官相觀無敢除者遂服盡三日而除茅山有龍池茅山有龍井祥符中祥符年間嚴奉以為神物人敬事之以為神異先生捕而脯之先生屠其龍而脯之邑人持竿以黏飛鳥人持竹竿以黏雀取其竿折之先生乃折其竿邑人相共語邑之人相與語云主簿折黏竿自主簿折黏飛烏之竿鄉民不畜禽鳥鄉民不敢畜養飛禽再朞就移澤州晉陽令二年遷縣宰民以事至邑民以公事至縣告之以孝悌忠信教之以孝於親

（遜於長盡己之忠以實之信）暇時（閒暇之日）召父老而與之語（呼邑之父老與之言語）兒童所讀書（邑之兒童凡所讀書）親為正句讀（親自為之斷句讀音豆）教者不善（教導苟不得其人）則為易置（則為之改易）秩滿吏夜叩門（任滿公吏夜擊門）稱有殺人者（且言有傷死人者）先生曰（先生云）吾邑安有此（邑民皆善寧有是耶）誠有之（果如此）必某村某人也（必彼村落彼人也）問之果然（既問則果如其言）晉俗尚焚屍（晉城縣風俗人死化以火）雖孝子慈孫（雖是孝順之子慈愛之孫）習以為安（習此而安於此）先生教諭禁止（先生訓以義理而禁絕之）民始信（邑民皆信從）先生為令（先生為宰）視民如子（視百姓如

已之子欲辨事者欲辨直具事或不持牒或不待持訟牒徑至庭下直造
公庭之下陳其所以歷述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先生徐告與之言諄諄
不倦懇切不已百姓愛之如父母民愛先生亦如父母用薦者時有薦先生於
朝者改著作佐郎遂改為著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呂姓公著
名為御史又薦先生授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得東宮官入臺神宗素知先
生名神宗聞先生之名比二三見二三次召見遂期以大用欲以大用先生
前後進說甚多前後奏篇不一大要以正心窒欲大率皆以正君心窒嗜欲
求賢育材為先求賢者養人材為先務不飾辭辨不文飾言語辨論獨以

誠意感動人主（惟以真誠實意感動人主之心）神宗嘗使推擇人材（神宗嘗令先生推薦而擇可用之人材）所薦十人（薦者凡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而以其父之表弟張橫渠名載與弟名頤為先）所上章疏（所上奏章）子姪不得窺其藁（至親如子姪不得觀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常論人君當防遏欲心於未萌動之時）神宗俯身拱手曰（神宗曲其身拱其手云）當為卿戒之（當因卿言而戒此）及因論人才（及在上前辨論人品）曰（乃云）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人主如何輕視天下之士）神宗曰（神宗答云）朕何敢如是（我何敢若此）王安石日益信用（王姓安石名時上信用之）先生為神宗言

先生於是又為神宗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君之道當以仁愛百姓為本未嘗及功利未嘗一言及於功利蓋知王安石變法刻意功利必傷仁愛陰欲止之嘗極陳治道曾極論為治之道神宗曰神宗云此堯舜之事此乃帝堯帝舜之事朕何敢當我何足當此先生愀然曰先生蹙然云愀揫陛下此言人主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非是天下生靈之福荊公寢行其說安石之說既行先生意多不合先生多與之不合事出必論列荊公所奏之事一出先生必論奏之數月之間甫及數及章疏十上章疏至十數上尤極論者其尤甚者輔臣不同心宰輔不能同心小臣與大計小臣得與大事與音預公論不行至公之議

不行青苗取息放青苗錢取息為民害責祠部牒責僧道祠部及牒差提舉官提舉官因荊公奏方有是官多非其人多失其人荊公與先生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道雖異而嘗謂先生忠信嘗言先生為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先生每與之議論心平氣和心既平實氣亦溫和荊公多為之動安石多為之感動先生言既不行先生言既不聽用懇求外補懇切求出面請至十數不許再請至十數番不許遂闔門待罪遂閉門俟罪除西京路提刑神宗命執政除先生提刑復上章曰又上書云臣言是臣言果合理願行之願人君行其言如其妄言如是其言之妄當賜顯責當有顯罰請罪而獲

遷（方請罪而却得除）刑賞混矣（賞罰混亂無統）累請得罷（屢請始罷）既而神宗手批（未幾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宣明同列不能容先生之罪）獨於先生無責（獨於先生無所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改差簽判）為守者嚴刻多忌（太守嚴酷多疑忌）通判而下（自通判以下）莫敢與辯（無人敢與之辯直）事小未安（事小有不安處）必與之辯（先生必與之辯論）屢平反重獄（數次重囚）得不死者十數（得不死者十數人）河清卒（河清兵卒）於法不佗役（在法不應役之）程昉為外都水丞（程姓昉名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恃其有勢援更無州府）欲盡取諸兵治河（欲悉起兵卒治河）先

生以法拒之先生以法拒絶之昉請於朝程昉又請之於朝廷以八百人與之起八百卒助之昉肆其虐程昉肆其酷虐會天寒兵潰適天時盛寒兵皆潰歸將入城將至城衆官畏昉僚屬皆憚昉欲弗納欲拒其歸先生曰先生云此逃死自歸此人避死而自歸弗納必為亂拒之則必為亂昉有言程昉有言其自當之我自當之郊祀霈恩遇郊祀恩澤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遂得場務官改太常丞繼除太常神宗嘗語執政曰神宗嘗與執政云程某可用先生可擢用執政不對執政不復對又嘗有登對者後又有當奏對者自洛至自洛中來問曰問云神宗又程某在彼否

先生在洛否連言佳士連言數聲佳士其後彗見求言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

生應詔先生出奏對事神宗手批神宗親批與府界知縣與府界內知縣差

知扶溝縣事遂為扶溝宰先生復求監當先生只求場務差遣執政諭

以上意執政皆言上人之意不可改也不復可改數日右府同薦又數日因薦者除

判武學有判武學之命專尚寬厚務從寬厚以教化為先以教化為先務扶

溝多強盜扶溝多強賊脇取舟人物刼奪舟人之物歲必焚舟十數

以立威一年常燒舡十數以張其威先生始至先生初來捕得一人捕獲一人

使引其類俾引其徒黨得數十人又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不復

懲其罪分地以處之分其所而居之使以挽舟為業使之以牽舟為業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自此邑內無有焚舟之事內侍都知王中正王姓中正名為內侍都知巡閱保甲以朝命差諸州縣巡視保伍所至陵慢縣官所在凌辱縣官諸邑供帳諸縣供具帳設競務華鮮皆欲鮮麗以悅奉之歡於奉承主吏以請主吏以請於先生先生曰先生云吾邑貧吾縣貧窘安能效他邑豈可比其他縣且取於民且取之於民法所禁也法所不許改奉議郎改奉議以親老以父母年老求近鄉監局求近洛監當得汝州酒稅遂為酒官今上嗣位哲宗即位覃恩以恩沛改承議郎遂改承議召為

宗正寺丞（再召為宗正官）未行以疾終（未行以疾而死矣）元豐八年（是年）
六月十五日也（夏六月望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壽之年止乎是）識與不
識（識先生者與聞先生名者）皆惜先生（皆為先生惜）資稟既異（其天資既異於人）
而充養有道（存養以道）其純粹如精金（容貌純粹有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氣象溫潤有如美玉）寬而有制（雖寬而自有制）和而不流（雖和而不至於流）忠
誠貫乎金石（至誠精忠雖金石之堅可以貫）孝悌通乎神明（孝悌之德上通神明）
視其色（觀其顏色）其接物也（接於人也）如春陽之溫（有如春日之和）聽其
言（聽其言語）其入人也（其入於人也）如時雨之潤（有如時雨之潤物）胷懷

洞然胷襟洞達徹視無間徹視無所間測其緼窺測其所緼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浩浩乎如滄海之無邊岸極其德美其德美之極言蓋不足以形容言不足以形容之先生行已先生履於身者内主於敬敬立於中而行之以恕所行者以恕之道見善若出諸已見人之善如出於已不欲弗施於人已之不欲不施諸人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行天下之大道大道義也言有物而動有常言則以理動則有常先生為學先生之自為學也自十五六時自十五六歲聞汝南周茂叔論道見汝南周濂溪講論大道遂厭科舉之業遂厭棄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奮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未知其端倪）泛濫於諸家（泛求於諸子百家）出入於老釋（參考於老氏釋氏）幾十年（如此者近數十年）返求諸六經後得之（反而求之六經之書而後得其宗）明於庶物（明識事物之理）察於人倫（察於人之大倫）知盡性至命（知盡己之性推而至於天所賦之明命）必本於孝悌（蓋自孝悌之德）窮神知化（窮義理之精達變化之妙）由通於禮樂（由通禮樂之事）辯異端似是之非（釋氏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辯明其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於以開百世未明之疑惑）秦漢而下（自秦及漢而下）未有臻此理也（未有人悟此理也）謂孟子沒（謂孟軻氏已死）而聖學不傳（聖人之學無傳）以興起斯文之學為已任

（道為一己之事）其言曰（故其言若曰）道之不明（是道之晦）異端害之也（佛老之學害之）昔之害近而易知（昔之害猶近而可以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今之為害且深而難辨別）昔之惑人也（向來迷惑於人）乘其迷暗（乘人之愚昧）今之入人也（今其為教入人而使之信）因其高明（則因其高明而求於領悟遂有以惑之）自謂之窮神知化（自言其窮心性之蘊知變化之道）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彼之學以一超頓悟為本在於寘心求化故不足開物而成事）言為無不周徧（自謂所言所為無不周達）實則外於倫理（實則外於人倫之理）窮深極微（究淵深極微妙）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道其道非堯舜之正道）道之不明也（此道之晦）邪

誕怪異之說競起邪妄虛誕妖怪謬異之言羣起塗生民之耳目塗塞人之耳目溺天下於卑污陷天下於卑下污濁之中雖高才明智雖是高明之君子膠於見聞膠泥於所聞所見醉生夢死醉而生夢而死不自覺也不能有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此無他皆是正理之路荆棘聖門之蔽塞聖人之門暗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是必闢去老佛之塞是道者而後可進於道先生進將覺斯人先生達則以道覺斯世退將明之書退則以此道垂之書不幸早世不幸死之早也先生教人先生訓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自推極吾之知識以至於知其善所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實此心之所發以至於平天下之事灑掃

應對自洒掃應對之事至於窮理盡性以至窮究義理全盡其性循循有序順而行之各有其序教人易從誨人而人從怒人而人不怨怒人而不以為怨各有其序賢愚善惡咸得其心賢者愚者善者惡者各得其心聞風者誠服聞先生之風莫不誠服覿德者心醉覿先生之德者莫不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指王安石也以新法與先生不合時見排斥時為屏斥退而省其私退而省察其己之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亦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安石嘗稱先生忠信先生為政先生為政事道之而從道之而民無不從動之而和動之而民無不和不求物而物應無求於物而物自應未施信而民信未施信於民而民自

信之則人不可及也其為人蓋不可及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伊川地名謹書世家行業謹錄其家世德行事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及歷仕行事之大者以求誌於作者以求誌於當世之作者誌音審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一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行實

伊川先生年譜此篇記先生道德行業之實講導輔翼之功　文公先生

先生名頤頤先生名也字正叔正叔其字明道先生弟也明道之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幼年識見甚高非禮不動舉措

（不合於禮不妄動）年十四五（十四五歲）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與其兄同學於道州周濂溪）皇祐二年（國朝年號）年十八（十八歲）上書闕下（詣闕上書）勸神宗以王道為心（勉人主以行王道）生靈為念（恤百姓為心）乞召對陳所學（乞召對面陳其學）閒遊太學（嘗遊國學）胡翼之主教道（即安定先生也名瑗字翼之主教學事）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曾以顏子論一篇試學徒）得先生所試大驚（得先生一篇大驚異）處以學職（即以學職處之）呂希哲原明師焉（呂滎公師事之）舉進士（擢進士）嘉祐四年（國朝年號）廷試報罷（罷殿試）遂不復試（更不應試）治平熙寧

間皆國朝年號近臣屢薦呂申公等數薦之朝自以為學不足先生固辭學不足不願仕也不欲出仕元豐八年亦年號哲宗嗣位哲宗踐阼司馬公呂公著韓絳是時光門下侍郎公著尚書左丞絳西京留守上其行義於朝並以先生行義薦之於朝按溫公與呂申公同薦劄子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伏望特加召命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一正君心授汝州團練推官遂授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又除學官先生再辭先生復辭不受尋召詣闕即詔詣闕元祐元年三月是年春至京師至京當時王岩叟奏云伏見程頤早與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

召侍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觀朝廷所以待之如何顧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遂除是官先生辭曰先生辭云祖宗時先朝盛時布衣被召以韋布之士被召命自有故事自有舊典今臣未得入見今未得瞻拜天顔未敢祇命未敢拜君之命王岩叟奏云伏聞除頤京官校書郎足見優禮高賢願一召見之頤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於是召對遂召入對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將以為講筵之官先生辭不獲固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於是受西京國子監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上書言講筵三事其一第一以上富春秋以人君年事已盛輔養為急急於得人輔導涵養宜選賢德備講官

選賢德之士為講官使陪侍宿直使日夜親近人主陳說道義講論義理所以涵養氣質務在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陶成善性其二第二請內侍宮人宦官宮妾俱選老成厚重之人皆擇老成重厚者不使侈靡之物無俾奢靡玩好之具淺俗之言鄙里淺近之語接於耳目嘗交接於耳目之間其三第三請令講官坐講請許講員賜坐講說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以表一人尊敬儒道之心既而命下未幾有旨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改直充說書五月是年夏差同看詳國子監條制差同孫覺顧臨詳定學制先生所定先生詳定者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以為學舍乃崇

尚禮遜之所而月使之爭而月試使之爭得失殊非教養之道甚非教育人才之道請改試為課請改月試為供課更不定高下不必立上下等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別立堂名尊賢以待天下之有道德者鐫解額以去利誘除去解額以絕利祿之心如是者十數條如此者十數事時尚書胡宗愈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又上疏又復上言言輔養上德謂輔養聖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半步之頃不可與正人相離離大吏切乃可以成就聖德乃可陶成君德講日宰臣史官皆入當講書日宰相與史官並進使上不得舒泰使人君不得自安請自今一月請每月再講於崇政殿兩講於殿

內然後宰臣史官入侍而後宰相史官皆進餘日講於延和殿他日講於延和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後除鼓院先生言入談道德謂入說義理出領訴訟出則領受詞訟非用人之體非是用人之道再辭不受復不受楊龜山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時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渠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伊川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先生固辭先生在經筵凡在講筵每當進講每遇講說必宿齋豫戒先期齋莊戒飭冀以感動上意求以感動人主之心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一日講論語顔子陋巷不改其樂一章門人或疑此章門弟子疑講此章非有人君事也與人主無相關何以為說

將何以言及講畢講說已了復言曰再起言曰陋巷之士貧士居於陋巷之中仁

義在躬但知天理有諸身忘其貧賤不知貧且賤之為可憂人主崇高人君

自貴奉養備極玉食之奉極其富貴苟不知學苟不能為學安能不為富

貴所移又安不為富貴所動搖且顏子王佐之才也顏淵本有輔王者之才

而簞食瓢飲所有不過一竹器之飯一勺之飲而已季氏魯國之蠹也季氏

聚斂乃魯國之巨蠹而富於周公而富盛過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魯國之君

其用人如此非後世之監乎非後世之君所當監乎聞者嘆服同朝之士皆嘆

而服哲宗亦首肯之哲宗亦從其言嘗聞上在宮中曾聞哲宗在禁中潄

水必避螻蟻灑掃擇地恐傷行蟻先生曰先生進言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願得人君以此愛物之心而仁天下之民一日講罷一日講說已畢上忽起戲折柳枝哲宗起而攀折柳條先生進曰又進言曰方春發生方春生物之時不可無故摧折不應無事損折之上不悅哲宗不喜所講書有容字書中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內侍以黃帛貼之曰上藩邸嫌名也言犯上嫌名偏同音講罷進言曰講畢又言人主之勢人君之分不患不尊不憂不尊大患臣下尊之過甚但恐為臣者尊大之太過而驕心生爾而驕矜之心生時神宗之喪未除時神宗之服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冬至

節百官皆進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又有時序改易時思方切思親之念方切請改賀為慰請改賀禮為慰及除喪既除服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有司又將舉樂置會先生請罷先生請罷此宴曰除喪而用吉禮除喪之始即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因事而用樂猶之可也今特設宴今特舉宴是喜之也是喜喪服之除也五年丁太中公憂居父洵喪已七年去官七年服除服制已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除閣職攝判西監○王公繫年錄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遂有今除蓋蘇軾與程頤不合當時分二黨洛黨蜀黨恰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不得復召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

遂改宮祠元祐九年哲宗初視政哲宗初視朝申秘閣西監之命依舊閣職判監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紹聖年間以黨禍罷歸四年及四年送涪州編管遂有此命謝良佐曰門人也有云是行也先生涪州之行乃邢恕等為之耳邢恕從遊先生後畔去為韓愈之藉是故如此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是年易解成三年及三年徽宗即位徽廟登極移峽州量移峽州居住四月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復官放還還洛歸洛中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再復官與職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是年又追已復官依舊致仕依前致政崇寧二年言者論

其姦黨（是年又論先生為姦黨）先生於是還居龍門之南（龍門先生晚年所居之地也）止四方學者曰（止四方來學之士云）尊所聞行所知可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不必來訪我）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是年又復官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時易傳已成書久）學者莫得傳授（學者欲傳而不可得）或以為請（有請於先生者）先生曰（荅云）自量精力未衰（自度氣力未減）尚覬有少進耳（尚期更有所益）其後寢疾（後疾病）始以授尹焞張繹（皆門人也尹焞曰先生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是年終於其家）年七十五（凡七十五歲）疾革（疾甚）門人進曰

門弟進言先生平日所學先生平時為學正今日要用今日正要用先生微視曰微聞眼云道著用便不是纔說用便不是其人未出門而沒未及出門而先生已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與先生云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蓋以其嚴毅所以能使人尊敬之也若接引後學如引誘後進隨人材而成就之隨其材而器成之則予不得讓焉則我所不能辭先生既沒先生既死昔之門人高弟向來從學之徒多已先亡多先逝者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未有能述先生之盛德然先生嘗謂張繹曰先生曾與門人張繹云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向來狀述明道行

實我之道蓋與明道同（我之學道與吾兄則一）異時欲知我者（他日欲知我之行事）求之於此文可也（而求之明道行實可也）

橫渠先生行狀（此篇述先生精思力踐之功文學政事之美）

呂大臨

先生諱載（姓張名載）字子厚（子厚字也）父迪仕仁宗朝（父諱迪官於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終臺官）知涪州事（為涪州守）卒諸孤幼（既死諸子尚年幼）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寓居鳳翔府郿縣橫渠鎮）因徙而家焉（後遷而家其地）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先生以是年及第）始仕祁州

司法(初授祁州法曹)遷丹州雲巖縣令(再遷為邑宰)又遷著作佐郎(除臺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又為渭州簽判)熈寧二年冬(是年冬)被召入對(以君命入對)除崇文殿校書(尋擢校書)明年移疾(次年以疾歸)十年春復召還館(及十年再召就職)同知太常禮院(兼知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及冬又請歸田里)十有二月行次臨潼(臨潼地名行至其地)卒於館舍(終於次舍)享年五十有八(壽止五十八歲)是月以其喪歸(遂以喪歸家)元豐八年八月葬於涪州(後葬於涪)先生始就外傳(先生少年初就師學)志氣不羣(志氣負異凡人)知虔奉父命(知敬承父命)守不

可奪（力守不變）且無所不學（無有不學者）與邠人焦寅游（焦姓寅名邠人也與之游）寅喜談兵（寅曉兵學）先生說其言（先生喜其談論）上書謁范文正公（文正公姓范名仲淹上書謁之）一見知其遠器（公一見知其遠大之器）責之曰（因戒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儒家自有名教之樂）何事於兵（何必兵耶）因勸讀中庸（勸之讀中庸之編）先生猶以為未足（先生猶未止）又訪諸釋老之書（又博覽佛老之書）知無所得（知無可取）反而求之六經（於是求之六經之書）嘉祐初（嘉祐初年）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見明道兄弟於帝都）共語道學之要（相與講論道學）先生渙然（先生大悟）乃盡棄

異學盡棄向來異學之非淳如也純然吾道方未第時先生未登第文潞公以舊相判長安潞公姓文名彥博舊為相出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久聞聲名德行之盛聘以束帛以禮幣聘之延之學宮以學職處之其在雲巖及宰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見諸設施以重本善厚風俗為第一事每以月吉每月之朔具酒食召鄉人高年置酒餚召邑里人之老者會於縣庭聚於公宇親為勸酬或勸或酬身親臨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俾人人知養其老而敬其長因問民疾苦歷詢百姓之病患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又教以告誡其子弟之方京兆王公京兆尹王氏嘗延致郡學

（曾招致郡學中）先生多教人以德（先生訓人多以德）從容語學者（和緩與其學徒言）孰能少置意科舉（誰能棄置舉子之業）相從於堯舜之域（相與同入堯舜之聖域）學者聞法語（學徒聞其言語有法）多從之（皆聽其言）上嗣位之二年（主上登極之二年）登用大臣（進用大臣）思有變更（欲行新政）御史中丞呂晦叔（晦叔為中丞）薦先生於朝（首以先生為薦）曰張載學有本原（先生為學有本）西方之學者（西蜀之學士）皆宗之（並皆尊其道德）可以召對訪問（宜召至闕廷試加訪問）上即命召入見（於是召對）上問治道（問之以為治之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欲漸復三代之風）上悅之曰（君喜）

其言乃云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汝亦宜日日見二相府講論當世事朕且將大用卿吾欲大用汝先生謝曰先生起謝云臣自外官赴召臣以在外小官上赴君命之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未知今日所行新政便宜願徐觀旬月願得徐察旬月之間繼有所獻有所聞則當獻其忠上然之君許之他日見執政一日見政府執政與語曰政府與言云新政之更新政之變更懼不能任事慮無人以任此責求助於子何如欲求子為助先生對曰答云朝廷將大有為朝廷之上將有施為天下之士四海之士大夫願與下風皆欲趨走下風與去聲若與人為善如與天下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又誰敢不

盡其力如教玉人追琢正猶使玉人雕琢良玉則人亦故有不能則人尚有未能者執政默然政府不應不合不相合命校書崇文遂擢校書崇文殿先生辭先生固辭復按獄浙東領浙東刑獄事或有言曰或又有云張載以道德進先生以德擢用道不宜使之治獄獄官非其所宜執政曰政府言淑問如皐陶善聽獄之吏如皐陶猶且獻囚尚在頖宫獻囚此庸何傷此又何害獄成還朝獄已成歸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適弟名天祺以言事得罪乃告歸居於横渠故居於是請歸返舊廬遂移疾不起遂辭以疾不復起横渠至僻陋所居之地最為陋地有田數百畝有百畝之田以

供歲計以供一歲之用終日危坐一室終日之間直躬而坐一室左右簡編左右無非圖籍俯而讀俯首而誦仰而思起而思有得則識之有所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或至半夜起而坐取燭以書明燭以記其所得文公贊之所謂妙契疾書是也其志道精思有志於道精而思之未始須臾息未始頃刻不用力亦未始須臾忘也亦未嘗頃刻忘也學者有問為學者有問於先生多告以知禮成性多與之言求知天理習成天性之事變化氣質之道變化氣質之理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為學必欲求至聖人地位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聞之者皆感動其心而進於善雖貧不能自給雖其居貧自養不足苟門人之無貲

者（苟從學而無資財）雖糲蔬亦共之（雖藜藿必與之共糲音厲）其自得者（自得之學）窮神化（窮精神知變化）一天人（合天人之理）立大本（立是道之大本）斥異學（斥逐異端之學）自孟子以來（自孟軻而下）未之有也（無有其比）嘗謂門人曰（嘗語其門弟）吾學既得於心（吾之為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則見於言辭）命辭無差（辭無差舛）然後斷事無失（至於處事皆無所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我則沛然義理之精自入神妙之域）豫而已矣（此心自然悅豫）先生氣質剛毅（其氣質剛正嚴毅）德盛貌嚴（其德極盛其貌端嚴）然與人居（但與人相處）久而日親（至久而日益親）其治家接物（其治家之道與應接事物）大要正

已以感人〔大率皆是正其已以感動乎人〕其家童子〔家有童稚〕必使掃灑應對〔咸使擁篲灑掃言語應對〕給侍長上〔供給侍奉長上〕女子之未嫁者〔有女未嫁〕必使觀祭祀〔咸使觀祭祀之禮〕納酒漿〔供酒醴〕皆所以養遜弟〔所以教其遜順之風〕就成德〔成就其盛德〕嘗曰事親奉祭〔每言事父母奉祭祀〕豈可使人為之〔豈可令他人為之〕聞人之善〔聞他人之有善〕喜見顏色〔喜見顏色之間〕答問學者〔應答問學之人〕雖多不倦〔不憚其煩〕有不能者〔有未能開悟者〕未嘗不開其端〔未嘗不啓其端緒〕其所至必訪人才〔所至之地必訪問善人〕有可語者〔有可相與言者〕必丁寧以誨之〔必再三誨誘之〕惟恐其成

就之晚惟懼其成德之遲也歲適大歉年饑至人相食甚至人自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家人以米之粗將舂之欲析之白先生亟止之曰先生急已之云餓殍滿野餓死之人盈野雖蔬食且自愧雖蔬飯亦自生愧又安忍擇乎尚何忍有所擇熙寧九年秋是年秋先生感異夢如夫子夢奠兩楹之類乃集所立言集聚其著述者謂之正蒙名之曰正蒙出示門人曰出以示其徒弟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此書乃平生精思以得其言殆合前聖其言語與前聖相合大要發端示人不過啓其端以示夫人其觸類廣之觸其類而充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則我將有待後人正如老木一

株恰如一株老樹枝別固多其枝之分固衆所少者潤澤花葉爾猶欠光華

花與葉爾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始先生奮然欲復三代之盛興嘗曰嘗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欲施仁政當自正井地之經界始貧富不均或富或貧不能均平教養無法教之養之皆無其法雖欲言治而欲論治皆苟而已不過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世人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未有不以奪富家之田非美政然茲法之行但此法既行悅之者衆人悅之亦多期以數年以數載為期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必罪一人而井地復矣方有志未就有此志未及行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時呂公為秦鳳路帥

（薦之云）張載之學（先生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能發明前聖之餘旨）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其策亦可用之以復三代之治）乞召還舊職（乞以舊職召）先生曰（先生言）吾不敢以疾辭（吾不敢以疾病辭）庶幾有遇焉（或有所遇合）及至都（及至京）公卿聞風慕之（士大夫聞其風而興慕）然未有深知先生者（猶未有深知先生意者）以所欲言（以其所言）嘗試於人（曾試詢於人）多未之信（多不以為然）會有疾告歸（適有疾急歸）不幸告終（不幸即終）不卒其願（不能終其志）没之日（死之日）唯一甥在側（惟一外甥在旁）遂奉柩歸殯以葬（及護喪歸葬）其治喪禮一用古（其喪禮一遵古）

制以終先生之志以慰先生平生之志其以先生行事之跡即先生所行之事敢次以書輒敢次序而書之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一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二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行實

康節先生墓誌銘 此篇言先生安貧樂道悟陰陽消長之理不以富貴動其心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 熙寧年間丁巳歲七月 堯夫先生 堯夫邵子字也 疾終於

家以疾歿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洛之人士弔哭其家者相聯屬於道其尤親且舊者其至親且舊之甚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又相與同謀其葬之事先生之子先生子名伯溫泣以告曰垂涕以相告云昔先人有言昔吾父有云誌吾墓者記吾之墓必以屬吾伯淳必當屬於明道伯淳其字也噫嘆辭先生知我者邵子其知予者以是命我以此而屬於我我何敢辭我亦不得而辭焉謹按邵氏姬姓謹考邵氏出於姬姓系出召公世出召奭故世為燕人故世為燕國人父諱古父名古隱德不仕隱其德不耀先生之幼先生少時從父徙共城隨其父移居共城晚遷河南晚年方始遷居河南葬

其父於伊川葬其父於伊川之地遂為河南人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先生生於祥符年間辛亥歲至是蓋六十七年矣至此已是六十七年雍先生之名先生諱雍而堯夫其字也堯夫先生之字也娶王氏妻姓王伯温仲良其二子也二子長伯温次仲良先生之官先生得官初舉遺逸仁宗嘉祐中舉遺逸試將作監簿王公拱辰以先生應授將作監簿後以為潁州團練推官後又以為潁州推官辭疾不赴以疾病辭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百源明數學之人先生初就之學堅苦刻勵堅心苦節刻志自勵冬不爐冬不向火夏不扇夏不揮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夜不就榻如此數年衛人賢

之衛之人皆賢之先生嘆曰先生方且興嘆云昔之人尚友於古昔之人尚友於古人而吾未嘗及四方而我尚未及四方之中遽可已乎而可自止耶於是走吳適楚乃走吳郡適楚邦過魯客梁晉過魯國客梁晉之地久之而歸曰既久則盡得所學浩然而歸云道其在是矣吾道其在於是蓋始有定居之意方始有定厥居之意先生少時先生年少時自雄其才雄騁其才慷慨有大志奮然有大志尚既學既奔走四方而學力慕高遠所慕者非淺近謂先王之事謂三代之治為可必致必然可致及其學益老及為學日益老德益邵而德日益高玩心高明心超於造化之表觀天地之運化密察

天地運化之妙陰陽之消長陰陽消息之理以達乎萬物之變以達之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而後怡然而順其理浩然而歸浩乎而歸在洛幾三十年居於洛者凡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初則蓬室蓽門環壁不全不蔽風雨不足以蔽蓋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躬親炊爨以致養其親養去聲居之裕如居處泰然而自安講學於家講論正學於其家未嘗強以語人未嘗強以語諸人而就問者日衆而來問之人日益衆鄉里化之鄉里之人皆化其習遠近尊之遠近之人皆尊其學士人之道洛者士大夫之趨洛有不之公府非是往見州郡而必之先生之家則是往訪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先生道德

氣質純粹望之可知其賢望而見者即知其為賢然不事表暴不欲表暴於世不設防畛不立限界正而不諒正直而求信於人不通而不污明通而無所污濁清明坦夷清潔自將平易可近洞徹中外洞照內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其接於人無貴無賤無親無踈之間隔羣居燕飲笑語羣聚飲燕笑言終日不取甚異於人盡日不與人異顧吾所樂如何耳亦觀我所自樂如何病畏寒暑以疾病畏感寒感暑之時常以春秋常以春煖秋涼之時行遊城中行遊於城市之中士大夫家士大夫之家聽其車音聽先生之車音倒屣迎致倒屣爭出迎致雖兒童奴隸雖童稚傭奴之人皆知歡喜尊奉無不喜於

尊親其與人言與人言語必依於孝悌必以孝親遜長為先樂道人之善喜言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未嘗及人之惡故賢者悅其德賢者之人則愛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不賢之人咸服其教所以厚風俗能使風俗之歸厚成人材成人之才美也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功可謂大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昔仲尼闡教道通者七十人其傳可見者得其親傳而可見於經者曾子子思惟曾子子思為有宗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子思傳之於孟子其餘門人其他門弟子各以材之所宜為學各以其才之宜學者以為學雖同尊聖人雖是同尊聖人之道所因而入者因此而入道者門戶亦衆矣其門戶亦多矣

況後乎千歲（自孟子沒又千餘年）師道不立（師道不能有立）學者莫知其從來（學者不知其所自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獨有先生之學為得其傳）先生得之於李挺之（先生得其傳於李之才）挺之得於穆伯長（之才得於穆脩）推其源流（推本其論）遠有端緒（其來之遠亦有其源）今穆李之言（今穆脩李之才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及行事之迹大槩可見）而先生醇一不雜（先生則真醇純一不流於雜）汪洋高大（浩博高遠）乃其所自得者多矣（又其所自得者）先生有書十二卷（著書凡十有二卷）曰皇極經世（名之曰皇極經世）古詩二千篇（為古製凡二千餘篇）題曰擊壤集（名之曰擊壤集）先生

之葬及葬祔於先塋祔於其先之丘壠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乃其死年冬月也銘曰復為之銘云嗚呼先生嗟哉先生志豪力雄志氣之逸力量之大濶步長趨步地之高趨向之廣凌高厲空心通天地歷覽無際探幽索隱窺造化之幽微究天理之隱奥曲暢旁通由一偏而推闡復即其近以求通在古或難在古人或所難先生從容獨先生之不迫有問有觀于問于觀以厭以豐厭足而該通天不慭遺天不以此遺我後人慭魚覲切哲人之亾乃使賢者大數如此嗚臯在南葬所地名伊流在東亦地名有寧一宮沒寧之宮先生所終先生終於此矣

涑水司馬先生行狀 此篇述先生立朝處己之節歷官行事之美

蘇軾

公姓司馬姓司馬名光光其名字君實君實其字峽州夏縣人世居峽州夏縣初以父任以父蔭為將作監簿為監簿舉進士擢進士甲科登甲科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受簽判入為國子監直講入為學官召試試館職除館閣校勘除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兼知禮院公自成童公自幼時凜然如成人凜乎如既冠者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及七歲聞講論左傳大愛之深喜之退為家人講退而與家人講說即了其

大義即通曉其義自是手不釋卷自此手不停披至不知飢渴寒暑渴飲飢食與天時寒暑並不知年十五十五歲書無不通於書無不通曉文辭醇深文學醇正而深切有西漢風類西漢風至和中至和年中仁宗始不豫仁宗不豫悅國嗣未立國本未立天下寒心天下之人莫不凜凜惟諫官范鎮惟范鎮為諫官首發其議首言其事公時從龐莊敏公辟公以其奏辟通判并州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聞范公之請而繼其後上疏言上章奏願擇宗室願選宗室之賢者使擁儲貳使暫居儲位以待皇嗣之生以俟誕生聖嗣退居藩服退守藩府亦足係天下之望可以係屬天下之心及

為諫官（後為諫官）復上疏（再上章）且面言臣為并州通判（面陳為并作時）所上三章（凡三章言儲貳事）願陛下果斷力行之（願得斷決而行其言）時仁宗簡默不言（上天性謹默）雖執政奏事（雖大臣論奏）首肯而已（領之而已）聞公言（聞先生之語）沉思久之（默思甚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豈非欲使我選宗英以為嗣續計）此忠臣之言也（此盡忠之諭）英宗即位（英宗登極）公論入內任守忠大姦（公言內侍任守忠者大奸猾）沮壞大策（搖撼立嗣之大計）離間百端（百計離間）交構兩宮（構怨兩宮）國之大賊（為國之巨賊）乞斬於市（請戮諸市曹）以謝天下（以謝天下之人）

詔守忠蘄州安置安置守忠於蘄神宗即位神宗即位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先生上章言正心之道有三仁明武仁主於愛明主於察武主於斷治國之要三治國之要三官人信賞必罰任官惟人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其說甚備其言極詳臣昔為諫官臣向居諫位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嘗以此六言獻仁宗者獻之仁考其後以獻英宗及其後復獻於英考今以獻陛下今又獻之神宗平生學力平生為學之力盡在是矣並在於此執政以河北災傷大臣以河北之地時有災傷國用不足國用匱乏乞今歲郊賚乞今年郊祀賜賚羣臣兩府不賜金帛政府不必賜金與帛送學士院取旨令學士院降詔與王

安石王珪同對與二人同對上前公言救災節用先生言救災傷節財用宜自近始當自近而朝廷始可聽辭賜可聽其辭免賜賚安石曰王安石云常衮辭賜饌昔常衮辭賜御饌時議以衮自知不能當時人議之謂衮自知其不足當此辭位不當辭祿則當去位不當辭其賜饌且國用不足且國之用度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非是今日急切之事公曰先生云衮辭祿常衮辭其賜猶賢於持祿保位者猶勝於貪其祿固其位也國用不足國家財用之之真急務真是急切之務安石言非是王安石之言不當安石曰安石又云不足者臣之所謂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以未得其能理財之

人公曰先生又云善理財者所謂以理財為能者不過會斂以盡民財不過聚斂以竭天下之財民窮為盜百姓窮斯濫則為冦盜非國之福非是吾國家之福安石曰不然安石言非善理財者善於謀利者不加賦而上足用不必增税而國用自足公曰先生云天下安有此理天下如何有此道理天地所生天所生地所産止有此數其數有限不在民則在官不在於百姓則在於公帑不加富而上用足不增税而國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不過別立一法如青苗之類陰實攘奪百姓之利其害甚於加賦而流害過於增賦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不過弘羊之徒立法取財以欺其君至其末年至於

晚年盜賊蠭起（盜賊羣起）幾至於亂（幾於大亂）若武帝不悔禍（如漢武帝不悔其非）昭帝未變法（孝昭不能變其所為）則漢幾亡（則漢將亡矣）及王安石執政（及安石秉政）始創條例司（別置官謂之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立此四者之法）謂之新法（名曰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害（先生上章力說其弊）行之十年（新法之行凡十年）皆如公草（其言皆如先生奏藁）通英進讀蕭何曹參事（通英殿侍講一日講蕭規曹隨事）公曰（先生云）參不變何法（曹參不改蕭何之法）得守成之道（得守已成之理）故孝惠高后時（故惠帝與呂后之時）天下晏然（天下無事）衣食滋殖（民之衣食豐足）上曰（神宗云）

漢常守蕭何之法漢家永守蕭何之規不變可乎常不必變可耶公曰先生言何獨漢也何必漢之君使三代之君雖使夏商周之主常守禹湯文武之法常遵其祖宗之典雖至今存可也其國祚雖至今尚存亦可漢武帝用張湯言漢武信張湯酷吏之言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祖宗制度盡改更之盜賊半天下以至盜賊並起元帝改宣帝之政元帝不守孝宣之政而漢始衰而漢祚自此衰由此言之以此而言祖宗法不可變也祖宗之法不可改易後數日又其後幾日呂惠卿進講惠卿安石黨也當其講說因言先王之法因論三代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一歲一改作者正月始和

月吉之初布法象魏是也象魏雉門兩觀也懸其法於上此是也有五年一變者有五年一改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巡視諸侯而省察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有三十年而一變易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三十年為一世世輕世重是三十年一變也有百年不變者有歷百年不可改者父慈子孝是也人倫而已前日光言非是前日光言未當其意以諷朝廷其意譏諷朝政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且譏臣不當為此職上問惠卿言何如神宗問惠卿所言如何公曰答云布法象魏示法於象魏間布舊法也只舊典也何名為變非變也若四孟月朔若四時孟月之朔也屬民讀法會民聽法為時

變月變耶此可為時一變月一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諸侯凡有變其禮易其樂者王巡狩則誅之天子巡視則戮之王不自變也天子未嘗自變刑新國刑新立之國用輕典則用薄刑亂國用重典於暴亂之國則用重刑平國用中典凡國則用平典是為世輕世重此之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不是變法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學問無不通音歷天文書數音樂律歷天文書數之學皆極其妙皆造其蘊尤好禮喜尚禮教不喜佛老不喜釋老之學有資治通鑑傳於世奉詔撰述通鑑一書賜名資治公嘗問康節曰先生問堯夫云我何如人某何等人康節曰堯夫云君實腳踏實地人也乃步

步着實之人公深以為知言先生以其能言已事明道嘗言明道先生嘗曰君實之語先生之言如人參甘草如良藥也又曰又言君實之忠孝誠實先生忠於君孝於親真誠靠實只是天資皆其天資純粹暗與道合范太史亦以為勤禮出於天性而范公亦言天性自然先生多歷清要多歷清要之職自并州通判擢起居注同知諫院除制誥除是數職辭至八九力辭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繼又擢是數職神宗初擢翰林學士又入翰學力辭又辭不許上不許為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又除臺官翰苑拜樞密副使除入政府不拜不受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

興軍以執政恩例出判永興移知許州不赴辭提舉崇福宮復領宮祠累遷元祐元年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職也九月薨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享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贈師垣封溫國哲宗親篆碑額曰哲宗親書其墓碑清忠粹德之碑襃之以清忠粹德四字建炎二年高宗建炎年間詔配饗哲廟云侑食哲宗廟庭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二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三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行實

晦菴朱先生行狀此篇言先生立身行已之方著書傳道之實

勉齋黄先生

先生姓朱氏姓朱諱熹熹其名也字仲晦仲晦其字世居徽之婺源

世居徽州婺源縣父松（父諱松）仕於建（仕於建寧）遂家於建陽縣之考亭（因徙居建陽縣之考亭）先生年十八舉進士（十八歲鄉舉）登第（登科）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少時即刻志自厲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其父韋齋得中原正學之傳）聞河洛之學（得聞洛中二程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推究古者聖賢之餘旨）日誦大學中庸（日日誦讀大學中庸二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盡其力於推極其知誠實其心所發之地）先生蚤歲（先生自蚤年）已知其說（已得備聞其言）而心好之（而此心甚喜之）韋齋病且亟（韋齋病革且亟屬先生云）屬曰籍溪胡原仲（姓胡名仲字原仲籍溪其號）白水劉致

中劉姓致中其字白水其號屏山劉彥沖姓劉字彥沖屏山其號三人吾友也此三人者皆我之友學有淵源問學有源吾所敬畏皆我所敬所畏之人吾即死我若死汝往事之汝往其家敬事之而唯其言之是聽唯三先生之言是聽則吾死不恨矣我雖死亦無所恨先生既孤先生既失父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則奉此語以言三先生稟命而學時年十有四時年已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奮然有志於道博求之經傳廣求於聖經賢傳遍交當世有識之士凡當世有見識之人無不納交雖釋老之學雖是釋氏老氏之學亦必訂其是非亦必考論其為是為非延平李先生延平南劍也李姓名

侗字愿中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龍興也姓羅名仲素延平又師之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楊姓時名字中立龜山其號也豫章師之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延平韋齋皆共學之友也先生歸自同安先生初官泉州同安簿既歸徒步往從之徒行從延平游延平稱之曰延平稱先生曰樂善好義樂親善人好行義事鮮與倫比無人可與之比倫鮮去聲又曰又言穎悟絶人秀穎超越過人力行可畏篤行可敬其所論難其所辨論問難體認切至體認是理切當自是經游幾年自此從學幾年學之所造益深矣學之所詣愈極其遠其為學也其為學之道窮理以致其知窮究義理推極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反之

（吾身求踐實行）居敬者所以成始終也（自守以敬終始不違）謂致知不以敬（言推極吾之知識苟不以此敬為本）則昏惑紛擾（則昏亂迷惑紛紛擾擾）無以察義理之歸（則不能究義理之所歸宿）躬行不以敬（行已苟不以此敬為本）則怠惰放肆（則怠惰肢體放肆私欲）無以致義理之實（不能得義理之真）持敬之方（所以持守是敬）莫先主一（則在乎主此一主一云者心主一事更不參挿第二第三事）既為之箴以自警（既為敬齋箴以自警飭）又筆之書（又載之大學或問之中）以為小學大學（以為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皆本於此（莫不皆出於敬）終日儼然（正其容貌）端坐一室（獨處一室）討論典訓（搜閱書籍）未嘗少

輟（無少止息）自吾一心一身（自我一心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至於萬事之多萬物之衆）莫不有理（莫不有此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操存此心以敬為本齋莊靜一敬也）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而復能窮究此理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頃）皆有以見所當然而不容已（有以見其所當然之理而不容自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容易者）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充其所知而見於所行）未嘗不反之於身也（未有不反而求諸已也）不睹不聞之前（未有所睹未有所聞）所以戒謹者（所以戒謹於身者）愈嚴愈敬（益嚴敬）隱微幽獨之際（暗室屋漏之中）所以省察者（所以省察

於心者愈精愈密益加精密思慮未萌念慮未起而知覺不昧心知不昧事物既接事物交接而品節不差而裁度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一私不容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萬善皆備其為道也道其所道有太極而陰陽分既有太極是分陰陽有陰陽而五行具自陰陽分則生金木水火土而為五行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稟得此陰陽五行之氣而有此生人則太極之理則至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各具於陰陽五行之中天所賦為命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則謂之命人所受為性人稟得此陰陽五行之理於心則謂之性感於物為情感物而動則為情統性情為心統乎性情而為性情之主則為心

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蘊於性則為四者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情則有是四端之用）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形之於身則為六者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達於事則為此五倫之道）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則人之理與已一）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則物之理與人一）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析之則極其精微而不至於錯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合之極其大而無有餘）先生之道（先生所謂）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揭諸天地而無違悖）質諸聖賢而無

疑質諸聖賢而契合無疑其得於已而為德也其有得於身而為此德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以一心而探造化之蘊盡性情之妙盡其性情之德達聖賢之蘊窮聖賢之蘊奥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以一身參天地之妙備事物之理備事事物物之理任綱常之責任三綱五常之大明足以察其微明足以燭是非之微剛足以任其重剛足以任是道之重弘足以致其廣弘足以充是道之廣毅足以極其常毅足以守是道之常至於養深積厚至於所養之深所蓄之厚矜持者純熟始於操持終自純熟嚴厲者和平初則嚴厲終自和平心不待操而存心雖不操而自無不存義不待索而精義未嘗索而自

無不精而非後學之所可擬故也而非後來學者所可比擬而論議也其間居也燕間之居閒音閑未明而起昧爽即興深衣幅巾衣深衣戴幅巾拜於家廟拜於廟堂以及先聖以及夫子退坐書堂退處書堂几案必正請書几案必使之正書籍器用必整圖書器物必使之齊其飲食也其於飲食之際羹食行列有定位飯左羹右有定位也匕箸舉措有定所當飯而用飯畢則收有定所也倦而休也疲倦休息瞑目端坐假寐危坐也休而起也休息復起整步徐行適意緩步也中夜而寢夜半方寐既寢而寤已寐而覺則擁衾而坐擁被端坐或至達旦以至通宵威儀容止之則威儀可法容止可則

自少至老（自其年少以至年老）未嘗須臾離也（無頃刻不如此也）於家也（施之於家）奉親極其孝（事親則盡孝）撫下極其慈（恤幼則有恩）閨庭之間（閨門之內）內外斬斬（中外整然）恩義之篤（有恩有義）怡怡如也（何其和也）其祭祀也（其於祭祀）事無纖鉅（事無大小）必誠必敬（盡誠盡敬）小不如儀（小不合禮）終日不樂（盡日不悅）其自奉（自奉於己）則衣取蔽體（衣不過蔽其身）食取充腹（食不過充其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所居之室不過求可以蔽風雨而已）人不能堪（人不堪其憂）而處之裕如也（先生處之泰然自足）若其措諸事業（若夫施諸事業之際）則州縣之設施（則治行州縣之間）立朝之

言論（言出朝廷之上）亦可槩見（亦可見其大槩）雖達而行道（雖出而行斯道於世）不能施之一時（不足以究其一時之設施）然退而明道（退而著是道於書）足以傳之萬代（可以為萬代之承繼）於大學中庸（於此二書）則補其闕遺（闕文則補之如大學補致知格物章之類）別其次第（分其次序如二書各分章句是也）綱領條目（如二書各分經傳經為綱領傳為條目）粲然復明（昭如日星）於論語孟子（於語孟二書）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則推明一時師弟子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使讀此書而玩味之者）如親見聖賢之面命（猶親承孔孟之誨）於易與詩（於詩易二經）則求其本義（則深明是書本然之義）深得古人遺

意於數千載之上有得古人餘旨於萬代之上凡數經者凡是數經見之傳註皆為訓釋其關於天命之微大而天命之蘊人心之奧近而人心之妙入德之門進德之門戶造道之閫造道之閫與閫音域發其旨趣無不發明其蘊精而無所遺矣無有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於尚書則明今文之異其言語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不如古文之粹語意平易故於遜篇之下有今文古文之別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春秋則疑夫子之心正大決不須專主之穿鑿不如公穀左於禮則病王安石之罷義

代史記〔古今之史〕則又考論西周以來〔則考究議論自平王以來〕至於五代〔終於梁唐晉漢周之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取溫公資治通鑑編年之史〕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用春秋褒貶之筆〕周程張邵之書〔四君子之著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上續孔孟千載不傳之道統〕歷時未久〔閱歷年歲未深〕鬱而不章〔文義無有為之發明者〕先生為之裒集發明〔先生乃搜集遺言發揮傳註〕而後得以盛行於世〔此書而後大行於天下〕太極先天圖〔太極周子所著先天圖邵子所述〕精微廣博〔微妙浩博〕不可涯涘〔不可窺測〕為之解剝條畫〔為之解注條具〕而後天地本原〔造化之本始〕聖賢蘊奧〔聖賢之精蘊〕

不至於泯沒不至於湮沒先生教人先生誨人以大學語孟中庸即是四書為入道之序為求道之端而後及諸經然後方及他經以為不先乎大學不首先大學之書則無以提挈綱領則不能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而盡得語孟精微之理不參之以語孟既會大學不使之參究語孟精微之理則無以融會貫通則不能渾融該貫而極中庸之旨趣而達中庸奧妙之旨何以建立大本又何以植其大本經綸大經哉而立其大經耶一時摳衣而來一時摳趨先生之側遠自川蜀雖四川西蜀之遠莫不咸至文詞之傳文章之傳播流及海外以至窮海之外至於四遠彼四遠不習文

教之人亦知慕其道亦莫不慕先生之道先生既沒先生已死學者傳其
書為學之士傳誦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信先生之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
之感於人者深矣亦可見理義之入人心其深固如此夫繼往聖將墜之
緒續前聖欲墜之統啓前賢未發之機開前哲所未發之言辨諸儒之得
失辨論諸儒之或得或失闢異端之訛謬斥異端之訛外害道明天理推明天理
正人心一正人心事業之大功業之盛孰有加於此誰得而加之至若
天文地志至如上而天文下而地理律歷兵機音律歷數兵法之書亦皆洞究
淵微亦能洞察其深妙是非資稟之異若非天資之異於人學行之篤學力

之加於已安能事事物物又安至於萬事萬物各當其理無一不當於理各造其極焉無一不詣其至哉秦漢以來自秦漢而下迂儒曲學儒者迂謬皆非正學既皆不足望其藩墻既皆不足以窺先生之門墻而近代諸儒而近世儒者有志於孔孟周程之學者有志一聖三賢之學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又安能詣先生之閫與哉嗚呼嘆辭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是皆天佑斯文篤生哲人生我先生以大斯道之傳也以昌斯道之一脉也慶元六年庚申歲寧宗年號卒於正寢終於家年七十一壽七十一歲累歷官終侍講終於講筵之官後贈太師封徽國公贈以師垣之官封公爵

謚曰文賜謚文

性理羣書句解卷二十三